

晉

書

斟

注

晉書辭注卷百二十五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二十五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乞伏國仁

宋書武帝紀下大且渠傳水經河水二注均作乞佛案乞佛卽乞伏譯音相近也

隴

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

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
請養爲子眾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
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
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
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御覽

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作拓鄰卽國仁五世祖也泰始初率戶五

千遷于夏緣部眾稍盛魏書乞伏國仁傳曰并兼諸部部眾漸盛鮮卑鹿結

七萬餘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

略陽祐鄰盡并其眾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御覽

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結作詰徙于牽屯牽屯山卽雞頭山見石勒載記結權

死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灌于大

非川收眾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埜立

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

秋西秦錄

祁埜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于苑川

埜作泥

水經河水二注曰苑川水出勇士縣之子城南山又曰

苑川水地爲龍馬之沃土有東西二苑城相去七十里

西城卽乞佛所都也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九日苑川在今五泉縣水經注圖說殘稿曰與地廣記稱苑川城乞

伏國仁據此後日子城縣是也當近今金縣治大破之

讀史方輿紀要三日苑川城在今靖虜衛西南

降其眾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以叔父軻埜爲師傅委以

國政斯引烏埜爲左輔將軍元和姓纂二日西秦錄記乞伏氏與期引氏自漠北

出陰山孫星衍洪瑩案云載記乞伏之先與如弗斯出

連叱盧三部出陰山無期引氏又以斯引烏埜爲左輔

將軍當以斯引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爲右輔將軍鎮至

爲正期引誤也

便川叱盧那胡爲率義將軍鎮牽屯山述延死子傳大

寒立

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作延子祁泥子傳太寒立案旣云延子又云祁泥子恐有誤文太

與大往

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無孤山

水經河水二注

日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城西又東北逕麥田山西谷注山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水經注圖說殘稿曰傳大

寒自苑川遷于麥田無孤山卽此在今靖遠縣東大寒北孫潛水經注校本曰麥田故城在靖遠縣北

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

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作秦皇始中遷于

度堅山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二曰度堅山在靖遠衛西胡氏云度堅山在苑川之西十六國疆域志曰秦興郡

有度尋爲苻堅將王統所襲部眾叛降于統

御覽一百二十七引

十六國春秋西秦錄曰秦將王統來伐繁率騎三萬拒統于苑川統潛襲度堅山部民五萬餘落悉降于統

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眾劍騎未交而本

根已敗見眾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
爲呼韓邪之計矣乃詣統降于堅堅大悅署爲南單于
留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眾俄
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爲使持節都督討西
胡諸軍事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
勇士川甚有威惠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
徵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積叛於隴西堅
遣國仁還討之步積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
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
兵極武跨僭八州疆宇旣寔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

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眾至十餘萬及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眾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觀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

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

十六國疆域志曰按國仁所置十二郡除潁川爲梁益二州治所南安郡爲東秦州治所餘蓋皆屬秦州廣武一郡前涼後秦並屬秦州故亦錄屬焉凡統前涼郡一新置郡十一苑川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

甘松匡朋白馬廣武西安三郡河州凡統舊郡一前涼

增置郡二新置郡一金城東金城永晉大夏魏仁州

對郡在郡之餘於郡以案下文所稱建元曰建義以其將

十二郡無廣武西安蓋其後所置

乙旃音涅為左相屋引出支為右相魏官氏志內入諸

房氏通鑑晉紀誤作屋引獨孤匹蹄為左輔元和姓纂

元和姓纂十亦作屋引獨孤匹蹄為左輔元和姓纂

其先本姓劉氏後魏代北三十六部有伏留屯為部大

人居雲中和平中以貴人子弟鎮武川因家焉案乞伏

時已有獨孤氏尚武羣勇士為右輔弟乾歸為上將軍

在北魏和牙之前

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

陽澗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

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魏書乞伏國

仁傳十二郡誤作十一郡居之作都之周家錄校勘記

日武城宜作武成見張重華傳十六國疆域志曰按前

涼分西平金城二郡地置安故郡國仁所置當即仍張

氏之舊地形志晉分隴西置武始郡國仁當亦仍晉之
舊天水漢舊郡國仁重置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按天
水略陽晉舊郡武始則張駿所置漢陽即天水郡國仁
析而二之苑川在天水勇士縣諸史攷異三日按地理
志張駿分武始武城爲河州張駿傳駿因長安亂復收
河南地置武衛石門候河湟川甘松五屯護軍據此則
強川甘松皆郡也錢氏未舉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二日
勇士城在靖遠衛西南二百里後魏廢亦曰健士城顏
師古曰隋初避太子諱也案勇士漢縣地理志
屬天水郡上文云勇士川蓋卽其地以築城也鮮卑匹
蘭率眾五千降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元
姓纂八日西秦錄有僕射祕宜通鑑晉紀注日前
漢書功臣表有戴侯祕彭時祕氏爲南安豪族四面
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
越縵堂日記曰錢氏攷異謂乞伏父子生長西徼未習
儒書而國仁傳載其言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乾歸傳載
其言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又曰孤違蹇叔以至於
此皆文人緣節失其本真予案自唐以前人尙華藻紀

載修飾大率如是載記中若此等者不勝僕指如禿髮
兄弟鮮卑醜族沮渠蒙遜盧水胡難豈嘗知有書史而
烏孤有日兼弱攻昧三者何先利鹿孤之饒楊桓有日
鯁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修梧無以晞其翼僭檀之
謂楊桓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謂宗微曰卿魯子敬之
傳又引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蒙遜之謂景保曰昔
漢祖因於平城以婁敬爲功袁紹敗於官渡而田豐爲
戮卿策同二子又乾歸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
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其子
熾磐有日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其臣翟璜之言曰
昔項羽斬慶子以甯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乞伏曇達
之言曰昔伯珪憑險卒有憾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
族之誅後梁呂超亦出氐種而其對姚興之問宗敞有
日敞在西土方魏之陳徐晉之潘陸琳琅出於昆領明
珠生於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
東夷之擯士其對呂隆有日應龍以屈伸爲靈大人以
知機爲美又曰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出宜抑威餌
降勳稱古今屬辭典雅出於增造不問可知

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忘寇也於是勒眾五

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侯悌
率眾三萬餘戶降於國仁各拜將軍刺史苻登遣使者
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
于苑川王國仁率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
等三部於六泉寰宇記一百五十一日六泉在襄武縣境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日六泉在鎮
原縣西北胡氏曰六泉在高平境內高平鮮卑沒奕于東胡金熙連兵來
襲相遇于渴渾川大戰敗之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二日渴渾川在廢勇士縣東北
斬級三千獲馬五千匹沒奕于及熙奔還三部震懼率
眾迎降署密貴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建忠將軍蘭泉
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國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

擁眾叛保率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叱羅

侯降者千餘戶跋大懼遂降復其官位因討鮮卑越質

叱黎于平襄大破之

十六國疆域志曰平襄屬略陽郡

獲其子詰歸弟

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年國仁死在

位四年僞諡宣烈王廟號烈祖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沈雅有度量

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

秋西秦錄度量作度略

國仁之死也其羣臣咸以國仁子公府冲

幼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

王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初立其妻邊氏爲王后以出連

乞都爲丞相

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作南川侯出連乞都

鎮南將軍

南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差遂遷于金城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南羌獨如率眾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爲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眾於是聲振邊服吐谷渾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豆留鞫叱豆渾及南丘鹿結并休官曷呼奴盧水尉地跋並率眾降于乾歸皆署其官爵隴西太守越質詰歸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乾歸擊敗之詰歸東奔隴山旣而擁眾來降乾歸妻以宗女署立義將軍苻登將沒奕于遣使結好以二子爲質請討鮮卑大兜

國乾歸乃與沒奕于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

堡乾歸攻陷之

通鑑晉紀注云安陽城在唐秦州隴城縣界鳴蟬堡亦當在其地讀史方輿紀

要五十九日鳴蟬堡在秦安縣北

遂還金城爲呂光弟寶所攻敗於鳴

雀峽退屯青岸

十六國疆域志曰金城縣有鳴雀峽及青岸

寶進追乾歸乾

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冑連戰敗之寶及

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苻登遣使署乾歸假黃鉞大都

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

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登爲姚興所逼遣使請兵

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平長公主爲梁王

后乾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璠率騎二萬救

之會登爲興所殺乃還師氏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之
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聚眾窮兵逞欲兵猶火也
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於是遣其涼

州牧乞伏軻殫

通鑑晉紀作軻殫十六國疆域志曰涼州領舊郡二新置郡四武威樂都建昌

晉興秦興與國

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

州於平川軻殫詰歸引眾而退翟璠奮劔諫曰吾王以
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震秦梁聲
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闕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
寧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柰何不思赴救便逆奔敗
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

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慶

子者卿子冠軍也史記徐廣注卿一作慶古書慶與卿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

之所聞也瑄誠才非古人敢忘項氏之義乎軻殫日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眾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敢自宐乎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眾而進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太元十七年赦其境內殊死以下署其長子熾磐領尙書令左長史邊芮爲尙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翟瑄爲吏部尙書翟勅爲主客尙書杜宣爲兵部尙書王松壽爲民部尙書樊謙爲三公尙書方弘麴景爲侍中自餘拜授一如魏武晉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

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至是遣乞伏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眾諸將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平

北韋虔爲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

讀史方輿

紀要五十九日大寒嶺在秦州西胡氏曰嶺在上邽縣西

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陣

命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具瞻賊已垂逼奈何解甲自寬宴安耽毒竊爲將軍危

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眾聞吾至理應遠竄今乃與吾
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乳率
眾距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遠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
爲孤之罪也皆赦之索虜禿髮如苟率戶二萬降之乾
歸妻以宗女呂光率眾十萬將伐乾歸左輔密貴周左
衛莫者殺弒

元和姓纂十日西秦錄有衛將軍莫者殺
弒西安太守莫者幼春尙書郎中莫者阿

胡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洮

罕剋翦羣凶威振遐邇將鼓滔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
慶不忍小屈與姦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家利
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勅一作勃

爲質既而悔之遂誅周等乞伏軻殫與乞伏益州不平
奔于呂光光又伐之咸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
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立德於
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眾乎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
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延雖勇而愚
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
志眾咸曰非所及也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
呂延爲前鋒乾歸泣謂眾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
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
既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眾軍自退乃縱反閒稱秦

王乾歸眾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爲乾歸所

敗遂斬之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乞伏益州攻剋

支陽鷓武允吾三城

水經河水注二曰湟水又東逕枝陽縣十六國疆域志曰通鑑注張

寔分支陽屬廣武郡鷓武當在支陽允吾二縣之間水經注圖說殘稿曰二漢志屬金城郡晉廢前涼復置後

魏廢當在今莊浪縣南案支陽卽枝陽讀史方輿紀要六十日允吾城在蘭州西北二百里漢縣應劭曰允吾

讀曰鈔牙又六十二日鷓陽城在靖遠衛西胡氏日或譌爲鷓武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

遣益州與武衛慕容允

通鑑晉紀作慕容兀注云慕容兀晉書載記作慕容兀蓋亦乞伏氏

載記誤也案如胡注所云冠軍翟琨率騎二萬伐吐谷

渾視罷至于度周川大破之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日度周川舊志云在臨洮塞外

龍涸視罷遁堡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岩豈

爲質鮮卑疊掘河內率戶五千自魏降乾歸乾歸所居

南景門崩

魏書乞伏國仁傳作南門自壞

惡之遂遷于苑川姚興將姚

碩德率眾五萬伐之入自南安峽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九日南安隘在秦安

縣南胡氏曰南安隘在隴城縣界

乾歸次于隴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

發乾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勅敵

乘機藉算舉無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

川阻狹無縱騎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怠而擊之存亡

之機在斯一舉卿等勦力勉之若梟翦姚興關中之地

盡吾有也於是遣其衛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遷于柏

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遷于侯辰谷

水經渭水注伯陽谷

屈而東逕伯陽城南謂之伯陽川注云蓋李耳西入往
逕所由故山原畎谷往往播其名焉讀史方輿紀要五
十九日柏陽谷在清水縣西水經注伯陽水後謂爲柏
陽胡氏曰侯辰谷與柏陽相近後魏柏陽縣亦因以名
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
軍相失爲興追騎所逼入于外軍旦而交戰爲興所敗
乾歸遁還苑川遂走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
爲諸君所推心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竊名器年踰一
紀負乘致寇傾喪若斯今人眾已散勢不得安吾欲西
堡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宜安土
降秦保全妻子羣下咸曰昔古公杖策幽人歸懷立德
南奔荆楚襁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況臣等義深父子

而有心離背請死生與陛下俱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亡我冀興復有期德之不建何爲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大哭而別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儁檀迎乾歸處之於晉興

晉略曰此小晉興或誤作興晉

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歸

將叛謀洩利鹿孤遣弟吐雷屯于捫天嶺

通鑑晉紀注曰捫天嶺在

允吾東南

乾歸懼爲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吾不能負

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孤義兼姻好冀存唇齒之援方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爲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

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旣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見而大悅署乾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乾歸還鎮苑川盡以部眾配之乾歸旣至苑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爲偏裨元興元年熾磐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遣隨興將齊難迎呂隆于河西討叛羌党龍頭于滋川攻楊盛將苻帛于皮氏堡並剋之又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萬餘人而還尋復率眾攻楊盛將楊玉于西陽堡剋之旣而苑

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于寢內乾歸甚惡之姚興慮乾

歸終爲西州之患因其朝也興留爲主客尙書以熾磐

爲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作以其子熾盤

爲西夷校尉行河州刺史監撫其眾熾磐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結

諸部二萬七千築城于曠岷山以據之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

秋西秦錄曠作琅元和郡縣圖志三十九曰康狼山亦名熱薄汗山在五泉縣南一百四十里西秦乞伏乾歸

太子熾磐招集諸部二萬七千築城于康狼山以據之卽此山也寰宇記一百五十一曰曠岷山亦名可狼山

在五泉縣南一百四十里讀史方輿紀要六十曰曠岷山在蘭州南百七十里案下文又作曠岷南山

磐攻剋枹罕遣使告之乾歸奔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

眾五千自龍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枹罕類聚九十五秦州記曰乞

佛廟乾歸未移袍罕金城見鼠有數萬頭將諸小鼠各
銜馬屎羣移而度洮麗二水悉止袍罕自是二年而乾
歸徙焉 留熾磐鎮之乾歸收眾三萬遷于度堅山羣下勸

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符厓雖廢
必興圖籙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眾非不多也魏武運
籌四州五解尋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申亡新烏散
固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數將終否極斯一

始 泰乘機撫運實係聖人今見眾三萬足可以疆理秦

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鵠望豈宜固守謙沖
不以社稷爲本願時卽大位允副羣心乾歸從之義熙

三年僭稱秦王

安帝紀作義熙五年七月僭稱西秦王
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

錄曰太初七年十二月自稱秦王案乾歸太初七年爲
晉太元十九年在義熙三年前十三年與本紀載記均

異

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皆復本位遣

熾磐討論薄地延師次煩于地延率眾出降署爲尙書

徙其部落于苑川又遣隴西羌昌何攻剋姚興金城郡

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爲東金城太守

十六國疆域志曰疑是時後秦西秦

並有金城郡故乾歸攻克姚興金城後遂以爲東金城也乾歸復都苑川又攻剋興

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戶於苑川枹罕姚興

力未能西討恐更爲邊害遣使署乾歸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

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于

興遣熾磐與其次子中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禿髮得

檀師濟河敗俘檀太子武臺于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

還又攻剋輿別將姚龍于伯陽堡王愷于永洛城十六國疆

域志曰清水有伯陽堡水經渭水一注曰略陽川水又

西南得水洛口水源東導隴山西逕水洛亭西南流黃

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曰水洛城在靜寧州西南百里范

仲淹曰朝那之西秦亭之東爲水洛城鄭戩曰水洛城

西占隴坻通秦州往來路案徙四千餘戶於苑川三千

餘戶于譚郊通鑑晉紀注曰譚郊在治城西北讀史乾

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於枹罕師次于奴葵谷

十六國疆域志曰枹罕有奴葵谷利髮棄其部眾南奔乾歸遣其將公

府追及于清水斬之乾歸入枹罕收羌戶一萬三千因

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干于赤水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日赤

水城在今河州南水經注亦曰臨洮東城晉書校文五

日此即吐谷渾傳之樹洛干也譯固無定字然此傳作

阿若干下熾磐傳即作

大破降之乾歸敗于五谿御覽

樹洛干亦太不盡一

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谿下有山有梟集于其

字寰字記一百五十一日襄武有五谿聚

安帝紀作義并其諸

手甚惡之六年爲兄子公府所弑

熙八年五月

并其諸

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與乾歸弟廣武智達陽

武木奕于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嶺岷南山并其四

子輟之於譚郊葬乾歸于枹罕僞諡武元王

御覽一百二十七引

十六國春秋西秦

錄曰廟號高祖

在位二十四年

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

乾歸爲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

而降興

周家祿校勘記曰南平當作西平

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

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眾鎮苑川及乾歸返

政復立熾磐爲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事後乾歸稱藩于姚興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

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死義熙

六年熾磐襲僞位

魏書乞伏國仁傳曰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晉書校文五年安帝紀熾

磐襲僞位在義熙八年據下熾磐在位七年而宋受禪

之文當以帝紀爲實錄義熙八年至元熙二年正合七年之數也上乾歸傳言於義熙三年稱王六年被弒較

帝紀亦差二年疑不可據信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翟勅爲相國御覽一百二十七引

日以尙書令翟勣爲相勣致爲麴景爲御史大夫段暉爲中尉

弟延祚爲禁中錄事樊謙爲司直罷尙書令僕射尙書

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黃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

三人義熙九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吐

谷渾樹洛干於澆河大破之水經河水二注曰河水又東逕澆河故城北有二城

東西角倚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讀史方輿紀要三曰澆河城在今西崑崙西百二十里獲其將

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戶而還案呼那烏提虜疑卽蒙遜載記之卑和烏啼二虜

又遣其鎮東曩達與松壽率騎一萬東討破休官權小

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讀史

方輿紀要五十九曰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

白石城在清水縣西

小成呂奴迦等叛

周家祿校勘記曰顯親漢縣晉名顯新當照地理志

保白坑曇

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險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

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

有征無戰粵爾與人勦力勉之眾咸拔劍大呼於是進

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

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

川大破之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四泣勤川在洮州衛南

俘獲甚眾熾磐率諸

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于長柳川掘達于渴渾川皆破

之

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掘作屈讀史方輿紀要六十四日長柳川在洮州衛南

前後

俘獲男女二萬八千

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作二萬三千

僭立

十年

晉書校文五日安帝紀熾磐立於義熙八年其滅僭植在十年相距僅三載安得日僭立十年知僭

立乃義熙二字之

有雲五色起於南山熾磐以爲己瑞

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

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禿髮僭植西征乙弗投劍而起

曰可以行矣

北史吐谷渾列傳曰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有屈海海周迴千餘里眾有萬落風

俗與吐谷渾相通鑑晉紀注曰乙弗亦鮮卑族居西海北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五日乙弗勿敵舊在吐谷渾北

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

旬而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遣平遠健虔率騎

五千追僭植徙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于枹罕

僭植遂降署爲驃騎大將軍左南公隨僭植文武依才

銓擢之熾磐既兼偃檀兵強地廣置百官立其妻禿髮

氏爲王后

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禿髮作吐蕃案禿髮與吐蕃蓋一音之轉也

十一年熾磐攻剋沮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

左衛匹達爲河湟太守

元本匹達作四達周家祿校勘記曰河湟蒙遜載記作湟河爲

是因討降乙弗窟乾而還造其將曇達王松壽等討南

羌彌姐康薄于赤水降之

讀史方輿紀要二曰赤水今鞏昌府東五里赤亭水是也

十六國疆域志曰水經注赤水城亦曰臨洮東城按地形志臨洮縣有赤水不注置立疑西秦時卽有此縣

熾磐攻強川師次沓中沮渠蒙遜率眾攻石泉以救之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曰石泉城在河州西北

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其將

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曇達至引歸遣使聘于

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伐姚艾
于上邽曇達進據蒲水艾距戰大敗之艾奔上邽曇達
進屯大利破黃石大羌二成徙五千餘戶于枹罕令其
安東木奕于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干于塞上破其
弟阿柴於堯扞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洛干奔保白蘭
山而死水經河水二注作阿豺通鑑晉紀作阿柴御覽
三百四十九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曰白蘭王
吐谷渾阿柴臨卒呼子弟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
玩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延曰取汝一隻箭折之延折
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柴曰汝曹知單
者易折眾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卒
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往歲曇達東
征姚艾敗走今木奕于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

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以曇達爲左丞相其子
元基爲右丞相麴景爲尙書令翟紹爲左僕射遣曇達
元基東討姚艾降之至是乙弗鮮卑烏地延率戶二萬
降于熾磐

案烏地延當卽魏書之慕利延宋書夷貊傳之慕延也

署爲建義將軍

地延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于西平他子從弟提
孤等率戶五千以西遷叛于熾磐涼州刺史出連虔遣
使喻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姦猾終爲邊患稅其
部中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
塞他子率戶五千入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
率眾迎之艾叔父僞言于眾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

安土事之何爲從涼主西遷眾咸以爲然相率逐艾推
僞爲主遣使請降熾磐大悅徵僞爲侍中中書監征南
將軍封隴西公邑一千戶使征西他子討吐谷渾覓地
于弱水南大破之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曰弱水城在甘肅鎮西南三百里或云在西寧衛

境覓地率眾六千降于熾磐署爲弱水護軍遣其左衛

匹達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于湫川大破之利和單騎
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于枹罕湫川羌三萬
餘戶皆安堵如故元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慕末爲太子
宋書夷貊傳慕末作茂蔓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
丙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七年而

宋氏受禪

周家祿校勘記曰按上云義熙六年龔儁位又云借立十年又云元熙元年立太子慕末

元熙二年宋始受禪然則宋未受禪之前在位已十年矣儀禮賦許輕射相解安得云七年而宋受禪乎七年

當作以宋元嘉四年死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曰建宏九年盤寢疾

顧命太子慕末乃薨于外寢六月子慕末嗣僞位在位

三年爲赫連定所殺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曰慕末字安石借卽秦王

位改年爲承宏赫連定遣其北平公韋代率眾一萬攻南安城內大饑人相食末乃銜璧出降送於上邽及宗

族五百餘人悉爲赫連定所誅魏書乞伏國仁傳作改年承宏案慕末在位自戊辰至辛未實爲四年當從十

六國春秋西秦錄爲是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

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案當從十六國春秋西秦錄作四十七載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禳生雲雷屯羣凶作自晉室遘孽

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遺燠難以義
服伺我阡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略之主
已當褫魂沙漠請命藁街豈暇竊據近郊經綸王業者
也乾歸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呂延之師姦謀潛
斷俘視羆之眾威策遐舉便欲誓汧隴之餘卒窺崑崙
之奧區秣疲馬而宵征剪勅敵而朝食旣而控弦鳴鏑
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喪履重氛於外難幸以計
全貽巨釁於蕭牆終成凶禍宜哉熾磐叱咤風雲見機
而動牢籠僞傑決勝多奇故能命將掩澆河之酋臨戎
襲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僞業覽其遺跡盜亦有道

乎

馮跋

馮素弗周家祿校勘記曰是篇宜移接第二十四慕容載記後按馮跋承慕容之餘緒又慕容載記論末云爲馮氏之驅除本篇贊文起常才以下接慕容氏贊詞亦協不知何時誤列乞伏載記後殊覺不倫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永嘉之亂跋

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爲將軍

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

魏書馮跋傳曰永爲垂所滅東徙昌黎又曰旣家昌

黎遂同夷俗十六國疆域志曰龍城有長谷

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

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

魏書馮跋傳曰母弟素弗次丕次洪

不脩行業

惟跋恭慎勤於家產

魏書馮跋傳勤於家產作勤稼穡

父母器之所居

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于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爲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祕之熙怒及卽僞位密欲誅跋兄弟

魏書馮跋傳曰後慕容熙僭號以跋爲殿

中左監稍遷衛中郎將案如魏書所言跋於熙僭位後尙兩次拜官後坐事始逃亡此云於卽位時已欲誅跋所紀其後跋又犯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

互異

夜獨行猛獸常爲避路時賦役繁數

魏書馮跋傳作既而熙政殘虐人

不堪命跋兄弟謀曰熙今昏虐兼忌吾兄弟既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

魏書馬跋傳二十二人作二十

三人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北部司馬

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雲爲主雲署跋爲使持節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

事武邑公

魏書馬跋傳於封武邑公下有事皆決跋兄弟一語

跋讌羣僚忽有血

流其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

御覽三百七十五引北燕錄作王乘因

說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雲爲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

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謂跋曰

御覽一百二十

七引十六國春秋北燕錄李桑作李垂

此豎勢何所至請爲公斬之於是

奮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眾推跋爲主

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略不恆志於靖亂掃清凶桀皆公

勳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

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危甚綴旒天工

無曠業係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元元之心羣臣

固請乃許之於是以太元二十年乃僭稱天王于昌黎

而不徙舊號卽國曰燕

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北燕錄曰僭卽天王位令曰

義貴適時不必改作故陳氏代姜不徙齊號卽號燕國

宋書夷貊傳曰馮跋自立爲主自號燕王以其治黃龍

城故謂之黃龍國曰知錄三十一曰昌黎有五馮跋之世有昌黎尹當去龍城不遠晉書校文五曰帝紀跋僭

立在義熙五年太元二十年乃慕容垂稱帝時相距十餘年矣四字顯誤當據帝紀更正末云跋立十一年是歲元熙元年以年計之其

赦其境內建元曰太平

魏書馮跋

傳曰置百官

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

爲元皇帝父安爲宣皇帝尊母張氏爲太后立妻孫氏爲王后子永爲太子署弟素弗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弘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爲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

通鑑晉紀作幽冀二州牧十六國疆

域志曰幽州冀州統郡二遼西建德平州務銀提爲上統郡六昌黎尹遼東樂浪帶方元菟冀陽

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爲侍中尚書令陽平公張興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宣公郭生爲鎮東大將軍領右

衛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爲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
牧上谷公

十六國疆域志曰并州統郡可考者二
右北平石城青州統郡二營丘成周

姚昭

爲鎮南大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爲吏部尙書
廣宗公王難爲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自餘拜授文武
進位各有差尋而萬泥抗表請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爲
羣賢所推思與兄弟同茲休戚今方難未盍維城任重
非明德懿親孰克居也且折衝禦侮爲國藩屏雖有他
人不如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
義熙六年跋下書曰昔高祖爲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
吾與高雲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以禮葬雲及其妻子

立雲廟於葑町置圍邑二十家四時供薦

十六國疆域志曰龍城有

町非初跋之立也萬泥乳陳自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爲

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弗徵並有憾焉乳陳性麤獷
勇氣過人密遣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
萬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馮弘與將軍張興將步
騎二萬討之弘遣使喻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
翼而起羣公以天命所鍾人望攸係推逼主上光踐寶
位御覽三百三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光踐作先踐裂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柰
何欲尋干戈於蕭牆棄友于而爲閔伯過貴能改善莫
大焉宜舍茲嫌同獎王室萬泥欲降乳陳按劔怒曰大

丈夫死生有命決之于今何謂降也遂剋期出戰興謂
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命三軍以備不
虞弘乃密嚴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
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
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署素弗爲大司馬改封
遼西公馮弘爲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跋下書曰自
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
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害百
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訓竊
寶而逃貲至巨萬行貨于馬弗勤弗勤以訓爲方略令

十六國疆域志曰既而矢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馮素方略縣未詳所屬

弗言之於跋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財公行於朝雖由吾不明所致弗勤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但大業草創彝倫未敘弗勤拔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汙辱朝士可東市考

竟於是上下肅然請跋路絕竦蠕勇斛律

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竦

蠕卽柔然也魏書作蠕蠕宋齊梁書皆作芮芮周書作茹茹北史有蠕蠕傳而諸書開有作茹茹者蓋譯音無定遣使求跋女僞樂浪公主獻馬三千匹跋命其羣下

議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干

里豈遠朕方崇信殊俗柰何欺之乃許焉遣其游擊秦都率騎二千送其女歸于蝶蠕庫莫奚虞出庫眞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匹許之處之於營丘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疾不能自存者振穀帛有差孝悌力田閨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營丘張買成周刁温建德何纂以賢良皆擢敘之遣其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戶于長谷爲祖父園邑以其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跋勵意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墮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尙書紀達爲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事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

於是朝野競勸焉先是河間人褚匡言於跋曰陛下至德應期龍飛東夏舊邦宗族傾首朝陽以日爲歲若聽臣往迎致之不遠跋曰隔絕殊域阻迴數千將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臨海船路甚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爲難也

讀史方輿紀要十七日臨渝城在撫寧縣東北漢縣屬右北平郡後漢因之晉省縣而城如故

跋許之署匡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加資遣匡尋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率五千餘戶來奔署買爲衛尉封城陽伯睹爲太常高城伯契丹庫莫奚降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寔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

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
百根柘二十根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
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
下歸於地朝終夕壤無寒煖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
寔有知哉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
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今皆
令奉之魏使耿貳至其國跋遣其黃門郎常陋迎之於
道跋爲不稱臣怒而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貳忿而
不謝跋散騎常侍申秀言於跋曰陛下接貳以禮而敢
驕蹇若斯不可容也中給事馮懿以傾佞有幸又盛稱

貳之陵傲以激跋跋曰亦各其志也匹夫尙不可屈況一方之主乎請幽而降之跋乃留貳不遣是時井竭三日而復其尙書令孫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惡之召太史令閔尙筮之尙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於洪範爲大禍將勃亂夫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冢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爲他也願公戒滿盈之失脩尙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悅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跋之立也並冀開府而跋未之許由是有怨言每於朝饗之際常拔劒擊柱曰興建大業有

功力焉而滯於散將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誅之
進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之護
自二三弟誅後常怏怏有不悅之色跋怒酖之尋而遼東
太守務銀提自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爲邊郡抗
表有恨言密謀外叛跋怒殺之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
以經務益國濟俗實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
絕諷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于今豈
所以穆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
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
十五已上教之跋弟丕先是因亂投於高句麗跋迎致

之至龍城以爲左僕射常山公蝮螭斛律爲其弟大但

所逐

魏書北史列傳大但均作大檀

盡室奔跋乃館之于遼東郡待之

以客禮跋納其女爲昭儀時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

御覽

十一高閭燕志曰太平十五年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有司奏右部王荀妻產妖傍人莫覺俄而失之乃暴荀妻於社大雨普洽案太平十五年爲宋廢帝景平元年載記下文言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年此後事入于宋是三月不雨事尙在未入宋之前當爲元熙元年御覽引十五年乃十一年之譌

斛律上書請

還塞北跋曰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彊兵相送糧運

難繼少也勢不能固且千里襲國古人爲難況數千里

乎斛律固請曰不煩大眾願給騎三百足矣得達勅勤

唐濮陽縣令于孝顯碑云勅勤犁鵲樹領案勅勤他書往往作勅勒獨此碑可爲確證猶唐時闕特勤碑之勤

唐書亦誤爲特勒周家祿校勘記不知
勅勤誤作勅勒反以勤爲譌文非也
國人必欣而來

迎乃許之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

至黑山殺斛律而還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一曰黑山在
中受降城正北稍東八十里亦謂

之殺狐山胡氏曰黑
山在振武北塞外
晉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來聘

跋乃使其中書郎李扶報之蝮蠕大但遣使獻馬三千

匹羊萬口有赤氣四塞
魏書馮跋傳曰和龍城
有赤氣蔽日自寅至申太史令

張穆言於跋曰兵氣也今大魏威制六合
廿二史攷異
二十二日按

燕與魏爲敵國其臣子必多指斥之詞而北燕太史令
張穆言大魏威制六合南燕尙書潘聰言滑臺北通大

魏西接強秦中書侍郎韓範言可以西并強秦北抗大
魏此皆魏史臣所改張穆事見魏收書潘聰傳範之謠

唐人修晉史不
當沿襲其文
而聘使斷絕自古未有鄰國接境不通

和好違義怒鄰取亡之道

魏書馮跋傳曰違義致忿取敗之道恐大軍卒至必致吞

滅

宜還前使脩和結盟

魏書馮跋傳作奉脩職貢

跋曰吾當思之尋

而魏軍大至遣單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里

遇軍奔還又遣其將姚昭皇甫軌等距戰軌中流矢死

魏以有備引還

魏書馮跋傳曰太宗詔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率騎二萬討之跋嬰城固守不

克而還

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門鶴雀折又地震右寢壞跋

問閔尙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尙曰地

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向右臣懼百姓將西移

跋曰吾亦甚慮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疾苦孤老

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

年也此後事入于宋至元嘉七年死弟弘殺跋子翼自

立後為魏所伐東奔高句麗居二年高句麗殺之魏書馮跋

傳曰跋有疾其長子永先死立次子翼為世子攝國事跋妻宋氏規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日主上疾將瘳

柰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宋氏矯絕內外惟中給事胡

福獨得出入跋疾甚福乃言於跋弟文通勒兵而入跋

驚怖而死文通襲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男百

餘人悉為文通所殺袁宇記七十一日長谷十六國春

秋云馮跋弟弘為亂而跋驚死弘葬之長谷即此初學

記引元和郡縣志曰柳城縣內有長陵谷北燕馮跋之

弟弘葬所也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北燕錄

日馮宏字文通跋之季弟高雲篡位封汲郡公改封中
山公遷尚書令司徒錄尚書事跋薨備即天王位大興
元年正月大赦改年六年五月宏率龍見戶東徙焚
燒宮殿魏遣使徵宏于句麗後二年為句麗所殺偽
昭成皇帝案魏書外戚傳馮熙祖文通薨馮熙
禧致通父朗秦雍二州刺史魏樂安王如馮氏墓誌會
祖道鑒燕照文皇帝翫驥師翽淮離族會祖母皇后慕

容氏祖明秦雍二州刺史父熙云云是道鑿卽文通或
馮氏入元魏後以犯諱之故私改其名爲道鑿以證法
證之其爲明父無疑魏書外戚傳云文明太后臨朝追
贈明燕宣王則弘之追謚昭文當同在是時惟御覽引
昭文作昭成當據碑以訂其誤又在城文宣王文好太
妃馮氏墓誌亦稱曾祖東燕昭文帝文宣太妃亦熙之
女更可證其謚爲昭文也史家以馮氏始跋以孝武太
爲北燕而元魏時則又稱之爲東燕

元二十年僭號至弘二世凡二十有八載

晉書校文五曰跋立於義

熙五年故云至弘二世凡二十八載若作太元二十年
則三十九年矣上有跋立十一年爲元熙元年語果立
於太元二十年當爲二十三年何止十一年乎
相隔數十字自相矛盾如此疑係傳刻錯誤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羣
任俠放蕩不脩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曰撥
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爲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自詣慕

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尚書郎高
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
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
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
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爲侍御郎小帳下督
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及爲宰輔謙虛恭慎非禮不動
雖廝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修己率
下百僚憚之初爲京尹及鎮營丘百姓歌之十六國疆域志曰攷
晉書地理志高雲以幽冀二州牧鎮肥如并州刺史鎮
白狼惟青州不言治處今素弗云鎮營丘疑此時素弗
爲青州刺史營丘卽青州嘗謂韓業曰君前旣不願今
治處史文簡略偶不詳耳

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絕申拔舊門問侍中陽哲曰秦趙勳臣子弟今何在乎哲曰皆在中州惟挑豹孫鮮在焉素弗召爲左常侍論者歸其有宰衡之度跋之七年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

史臣曰自五胡縱慝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荒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嘗謂戎狄凶嚚未窺道德欺天擅命抑乃其常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遷徙之餘少非雄傑幸以寬厚爲眾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史稱其信惑

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決之士信矣速禍致
寇良謂在茲猶能撫育黎萌保守疆宇發號施令二十
餘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

贊曰國仁驍武乾歸勇悍矯矯熾磐臨機能斷孰謂獯
虜亦懷沈算文起常才憑時叛換咸竊大寶爲我多難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六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二十六

禿髮烏孤

禿髮利鹿孤

禿髮傉檀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

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

元和姓纂十日禿髮與後魏同出聖武帝詰汾長子

疋孤神元時率其部眾徙河西

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母胡掖

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御覽三百

六十一引三十國春秋曰禿髮烏孤七世祖壽闓之在

孕也母夢一老父被髮左衽乘白馬謂曰爾夫雖西移

終當東歸至京必生貴男長爲人主言終胎動而寢後

因寢生壽闓被中因以禿髮爲號壽闓爲名魏書禿髮

烏孤傳曰其俗爲被覆之義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按

禿髮之先與元魏同出禿髮卽拓跋之轉無二義也古

讀輕唇音如重唇故赫赫佛佛卽勃勃髮从友得聲與

跋音正相近魏伯起書尊魏而抑涼故別而二之晉史

亦承其說按高僧傳十一禿髮作壽闓卒孫樹機能立

元和姓纂十日六世孫樹機能立案當爲詰汾之六世孫壯果多謀略泰始中殺秦

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魏書禿髮烏孤傳誤作高斛堆敗涼州刺史蘇

愉于金山盡有涼州之地魏書禿髮烏孤傳曰咸寧中又斬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

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爲之盱食後爲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

魏書秃髮烏孤傳曰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後爲部民沒骨所殺

復韃立部眾稍盛烏孤卽思復韃之子也

元和姓纂三曰秃髮思復

韃娶胡掖氏生烏孤案胡掖氏與壽闡之母同姓

及嗣位務農桑修鄰好

御覽一百

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涼錄作養民務農循結鄰好

呂光遣使署爲假節冠軍

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不眾咸曰吾士眾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其將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修明境內無虞若致死于我者大小不敢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之以待其釁耳烏孤乃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干築

廉川堡以都之

讀史方輿紀要三二日二部在秃髮部之西廉川城在今西寧衛西南百二十里

十六國疆域志日廣武縣有廉川

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

進日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爲不樂者將非
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
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日光之衰老亦
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廬陵契汗萬里
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叛邇旣乖違遠何以附所以泣
耳其將苻渾日大王何不振旅誓眾以討其罪烏孤從
之大破諸部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又討意云鮮卑大
破之光又遣使署烏孤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

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
柔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淫三甥肆暴郡縣土崩下無生
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
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爲天下主留
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
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內年號太初曜兵廣武攻
剋金城光遣將軍竇苟來伐戰於街亭大敗之安帝紀作竇苟
水經河水注二曰逆水東南流逕街亭城南水經注圖
說殘稿曰烏孤敗呂光將于街亭卽此太平寰宇記言
允街故城在昌松縣東南臨麗水卽逆水輿地廣記
亦言在昌松東南疑卽此街亭城非允街故城也當在
今平番縣西北讀史方輿紀要六降光樂都湟河澆河
十三日街亭城在莊浪衛東南

三郡讀史方輿紀要六十四曰杜佑曰澆河郡置於積石軍西

當卽故澆河城也水經注圖說殘稿曰後漢書趙充國

傳夜引兵至落都卽樂都也後涼有樂都太守田瑤則

郡卽呂氏所置南涼秃髮烏孤大城樂都而居之元和

郡縣志南涼秃髮烏孤以西平河南地爲澆河郡下注

云有二城東西角倚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太平寰

宇記廓州至鄯州一百八十里達化縣西三十里澆河

城在縣西一百二十里則城在今西寧縣西南近今貴

德廳治十六國疆域志曰按後魏張猛龍碑祖興宗僞

涼時饒河黃河二郡太守今考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

黃宜作湟饒宜作澆碑字誤也

之光將楊軌王乞基率戶數千來奔烏孤更稱武威王

後三歲徙於樂都署弟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

鎮安夷魏書秃髮烏孤傳曰置車騎將軍已下案載記

當云驃騎將軍已下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傳檀爲車騎大將軍則

也安夷詳地理志

傳檀爲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西

平以楊軌爲賓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雋陰訓郭

倖西州之德望楊統楊貞衛殷麴承明郭黃郭奮史嵩

鹿嵩文武之秀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史通

史官篇曰南涼主烏孤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參軍郭韶爲國紀祭酒撰錄時事金樹薛翹下

文利鹿孤載記作金樹蘇翹蘇與薛必有一誤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

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咸得其所烏孤從

容謂其羣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

至十餘晉略曰其時稱王者涼及西秦凡四此言十餘蓋統休官掘疊吐谷渾乙弗折掘諸部而言

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虐氏假息偷據姑臧吾

藉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

日乾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己千里伐人糧運懸絕且與我鄰好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沖闇二子纂弘雖頗有文武而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浩亶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遂陰有吞并之志段業爲呂纂所侵遣利鹿孤救之纂懼燒氏池張掖穀麥而還以利鹿孤爲涼州牧鎮西平

十六國疆域志曰按南涼郡縣次第亦無可攷除武威
西平樂都三郡曾經建都餘先後亦如後涼之例涼州
八統舊郡十三增置郡一護軍一武威西平樂都武興
晉興昌松番禾金城西郡晉昌三河湟河澆河廣武郡
川護追僇檀入錄府國事是歲烏孤因酒墜馬傷脅御覽

軍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涼錄作因酒走馬馬倒傷脇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

喜俄而患甚願謂羣下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言終而
死在王位三年僞諡武王廟號烈祖弟利鹿孤立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卽僞位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又徙
居於西平使記室監麴梁明聘於段業業曰貴主先王
創業啟運功高先世宜爲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
明日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

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冲幼而二叔休明左提
右挈不亦可乎明日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
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亦
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脗己爲是紹兄爲非業
曰美哉使乎之義也利鹿孤聞呂光死遣其將金樹蘇
翹率騎五千屯于昌松漢口既逾年赦其境內改元曰
建和二千石長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亭侯關內侯呂
纂來伐使偃檀距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堆讀史方輿紀要六十
四日三堆在浩浩壘縣南三軍擾懼偃檀下馬據胡牀
胡氏曰三堆在浩浩壘河南而坐士眾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魏書禿髮烏孤傳作
乃貫甲交戰破纂軍

斬二千餘級纂西擊段業俘檀率騎一萬乘虛襲姑臧
纂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僇檀置酒於朱明門上鳴鍾
鼓以饗將士耀兵於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乞伏乾
歸爲姚興所敗率騎數百來奔處之晉興

十六國疆域志曰按十三

州記又云處之於允吾小晉興城當有所據

待以上賓之禮乾歸遣子謙等

質于西平鎮北將軍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我之
屬國妄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款誠若奔東秦必引師
西侵非我利也宜徙於乙弗之間防其越逸之路利鹿
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乾歸投誠而徙之四
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託也俄而乾歸果奔於姚興利

鹿孤謂延曰不用卿言乾歸果叛卿爲吾行也延追乾歸至河不及而還利鹿孤立二年龍見於長寧麒麟游於綏羌於是羣臣勸進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其將鋤勿嶮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宐居樂土非貽厥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置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筭以糜之如其敵疆於我徙而以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於是率師

伐呂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桓僂檀謂之曰安寢危
邦不思擇木老爲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受呂氏厚恩位
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恥爲叛臣以見
明主僂檀曰卿忠臣也以爲左司馬利鹿孤謂其羣下
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業統自負乘在位三載於茲雖
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尙多凋弊
戎車屢駕無闢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蓄滯豈所任
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
焉祠部郎中史暲對曰古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爲上破
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不以綏寧爲先惟以徙

戶爲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斬將剋城土不加廣
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爲無用之條非所以
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
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立
沖趙誕爲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時利鹿孤雖僭位尙臣
姚興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有德望徵之利
鹿孤餞桓於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
圖分岐之感實情深古人但鯢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
非修梧無以晞其翼卿有佐時之器夜光之寶當振纓
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勗日新

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於
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龍門
既開而臣違離公衡之戀豈曰忘之利鹿孤爲之流涕
遣僇檀又攻呂隆昌松太守孟禕于顯美剋之僇檀執
禕而數之曰見機而作賞之所先守迷不變刑之所及
吾方耀威玉門埽平秦隴卿固守窮城稽淹王憲國有
常刑於分甘乎禕曰明公開剪河右聲播宇內文德以
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況禕蔑爾敢距天命斃鼓之刑
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荷呂氏厚恩受藩屏
之任明公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公圖之僇檀大

悅釋其縛待之客禮徙顯美麗軒二千餘戶而歸

案麗軒卽

地理志之麗軒縣

嘉祥忠烈拜左司馬禕請曰呂氏將亡聖朝

之并河右昭然已定但爲人守而不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明公之恩聽禕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俾檀義而許之呂隆爲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羣下議之尙書左丞婆衍喻曰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十一引傅餘顛夜姓錄曰代北

人南涼尙書左丞婆衍崙

今姑臧饑荒殘弊穀石萬錢野無青艸資

食無取蒙遜千里行師糧運不屬使二寇相殘以乘其釁若蒙遜拔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爲吾取之不宜救也俾檀曰喻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弊地居形勝

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

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僂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

而蒙遜已退僂檀徙涼澤段冢五百餘家而歸讀史方輿紀要

六十三曰潞野澤在涼州衛東北三百里一名都野澤亦曰休屠澤又名涼澤段冢其地與涼澤蓋相近利

鹿孤寢疾令曰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以

成先王之志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涼錄

在位三年而死晉書校文五日安帝紀利鹿孤於隆安

四年非三年觀下文僂檀以元興元年葬於西平之東南

年僂號涼王語則帝紀固信史也弟僂檀嗣

僂檀曰康王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涼錄曰葬西平陵

僂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僂檀明識幹

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僂檀及利鹿孤卽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以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遷于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乾歸之在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爲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僂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奔秦昭恕頃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加

周家祿校勘記曰嘉誤加

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熾

磐又奔允街僂檀歸其妻子姚興遣使拜僂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僂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眾迎呂隆于姑臧僂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興涼州刺史王

尙遣主簿宗敞來聘敞父燮呂光時自隍河太守入爲尙書郎見傳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陵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至是傳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傳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傳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其年號罷尙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尙聘于

興興謂尙曰車騎投誠獻款爲國藩屏擅興兵眾輒造大城爲臣之道固若是乎尙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眾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邈勅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僂檀遣其將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姚興求涼州不許加僂檀散騎常侍增邑二千戶僂檀於是率師伐沮渠蒙遜次于氐池蒙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于赤泉而還

讀史

方輿紀要六十三曰赤泉在廢氐池縣北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乃署

僂檀爲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

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僭檀率步騎

三萬次于五澗

水經河水注五澗水出姑臧城東西北流注馬城河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日

五澗在涼州衛東

興涼州刺史王尙遣辛晁孟禕彭敏出迎尙

出自清陽門鎮南文支入自涼風門

十六國疆域志曰姑臧有涼風門

宗敞以別駕送尙還長安僭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
情之所寄唯卿一人柰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
以忠於殿下僭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爲
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
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
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文齊楊班

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僭檀大悅賜做馬二十四匹於是大饗文武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遣西曹從事史嵩聘于姚興興謂嵩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嵩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騎何從得之嵩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獯者實由車騎兄弟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

王尙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算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悅其言拜騎都尉傳檀讌羣僚于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

居者不作信矣孟禕進曰

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涼錄作前昌松太守

孟禕張文王築城苑繕宗廟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

濟河漙然瓦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眾軍敗於酒泉身死于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離銜璧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安

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

秋南涼錄十有二主作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俾

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俾檀雖受制于姚興然車服

禮章一如王者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涼錄曰八月以鎮南大將軍文支鎮姑臧

檀遷于樂都雖受制于秦車服禮制一如王者十一月遷于姑臧以宗做爲太府主簿

錄記室事俾檀僞游澆河襲徙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

戶于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郡諸史攷異三曰按地理志永寧中張軌於姑臧

西北置武興郡番禾縣名至此立爲郡東張掖仍復爲昌松郡秃髮烏孤載記降光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則澆

河湟河亦郡名案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四云漢番禾縣北涼沮渠蒙遜立爲番禾郡是番禾置郡不始於俾檀洪

氏失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于方亭遂伐沮渠

蒙遜入西陝蒙遜率眾來距戰于均石爲蒙遜所敗通鑑

晉紀注日均石在張掖縣之東讀史方輿紀要六十傳
三日均石皮在甘肅鎮東晉時爲張掖西郡分界處

檀率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蒙遜攻西郡陷之

其後傳檀又與赫連勃勃戰于陽武爲勃勃所敗將佐

死者十餘人傳檀與數騎奔南山通鑑晉紀注曰枝陽

倉松之境元和郡縣圖志四曰百井戍在長澤縣南八

十里勃勃與禿髮傳檀戰處魏書禿髮烏孤傳作以數

千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傳檀懼東西寇至徙三百里內

百姓入于姑臧國中駭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也

率其屬三百人叛傳檀於北城推梁貴爲盟主貴閉門

不應一夜眾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眾曰主上

陽武之敗蓋恃眾故也責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

從此小人作不義之事殿內武旅正爾相尋目前之危
悔將無及眾聞之咸散七兒奔晏然殿中騎將白路等
追斬之軍諮祭酒梁哀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謀反傳
檀悉誅之姚興以傳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
遣其尙書郎韋宗來觀釁傳檀與宗論六國從橫之規
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
窮辭致清辯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
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氣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
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
偉人由余日殫豈足爲多也宗還長安言於興曰涼州

雖殘弊之後風化未積俾檀權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
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眾尙能被之吾以天下之
兵何足剋也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
守者難攻陽武之役俾檀以輕勃勃致敗今以大軍臨
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羣臣無俾檀匹也雖以天威臨
之未見其利興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斂成等率步騎
三萬來伐魏書禿髮烏孤傳作姚興乘翼遣將姚弼等又使其將姚顯爲弼
等後繼遺俾檀書云遣尙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
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俾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
眾至漠口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曰漠口城在莊浪衛西南地形志漠口縣屬昌松郡謂之昌松漠

口並爲險要

昌松太守蘇霸嬰城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

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爲涼
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弼至姑臧屯于西苑州人王鍾
宋鍾王娥等密爲內應侯人執其使送之儻檀欲誅其
元首前軍伊力延侯曰今疆敵在外內有姦豎兵交勢
踧禍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內外儻檀從之殺五千餘
人以婦女爲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斂成縱兵
虜掠魏書秃髮烏孤傳作弼眾採掠儻檀遣其鎮北俱延鎮軍敬歸等
十將通鑑晉紀注曰何承天姓苑敬姓黃帝孫敬康之後率騎分擊大敗之斬首
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儻檀攻之未剋乃斷水上流

欲以持久斃之會雨甚堰壞弼軍乃振姚顯聞弼敗兼
道赴之軍勢甚盛遣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
茲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
遣使謝儻檀引師而歸儻檀於是僭卽涼王位赦其境

內改年爲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王后

廣韻十七薛折

下云虜複姓南涼禿髮儻檀立其妻折掘氏

世子武臺

爲太子

按通鑑晉紀屢作虎臺蓋亦唐人避諱改武

錄尙書事左長史趙晁

右長史郭倖爲尙書左右僕射鎮北俱延爲太尉鎮軍
敬歸爲司隸校尉自餘封署各有差遣其左將軍枯木
駙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戶而還蒙

遜大怒率騎五千至于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而還俱
延又伐蒙遜大敗而歸傅檀將親率眾伐蒙遜趙晁及
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
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唯修德責躬可以寧
吉傅檀曰蒙遜往年無狀入我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
稼吾蓄力待時將報東門之恥今大軍已集卿欲沮眾
邪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乾象若見事不言
非爲臣之體天文顯然動必無利傅檀曰吾以輕騎五
萬伐之蒙遜若以騎兵距我則眾寡不敵兼步而來則
舒疾不同救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

兵接戰卿何懼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僣檀怒鑿

保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戶侯旣而蒙

遜率眾來距戰於窮泉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日窮泉在肅州衛東南

僣檀大

敗單馬奔還景保爲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爲

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爲無智但言

而不從蒙遜曰昔漢祖困于平城以婁敬爲功袁紹敗

于官渡而田豐爲戮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

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

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

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僣檀謝之曰卿孤之著龜也而不

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百姓懲

東苑之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于蒙遜

儻檀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他

爲質歸至胡坑逃還

通鑑晉紀注曰胡坑在姑臧西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日胡坑在

涼州他爲追兵所執蒙遜徙其眾八千餘戶而歸右衛

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

通鑑晉紀注曰石驢山在姑臧西南長寧川西北屬晉昌

郡界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日石驢山在涼州衛西

儻檀懼爲蒙遜所滅又慮奇

鎮剋嶺南乃遷于樂都

十六國疆域志曰按此又自留姑臧遷樂都儻檀第二遷也

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儻檀始出城焦諶王侯等閉門

作難

通鑑晉紀作魏安人侯諶等

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城諶推焦

朗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謚爲涼州刺史降于蒙遜鎮

軍敬歸討奇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

威來伐僭檀遣其安北段苟

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左六國春秋南涼錄作苟

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

蒙遜圍樂都三旬不剋遣使謂僭檀曰若以寵子爲質

我當還師僭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

供蒙遜怒築室返耕爲持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

周爲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洛干率眾來伐僭檀遣其

太子武臺距之爲洛干所敗僭檀又將伐蒙遜邯川護

軍孟愷諫曰

水經河水注曰河水自西平郡東流逕燒河郡故城北又東逕石城南又東逕邯川

城南元和郡縣圖志三十九日廊州漢獻帝中分金城
置西平郡廊州管縣三米川縣本前涼張天錫於此置
邠川戍讀史方輿紀要六十四日邠川城在廢廊州東
南禿髮僭擅時所置邠川護軍也杜佑曰後漢和帝時
侯霸置東西邠屯田五部邠水名也劉昫曰廊州化隆
縣東即古邠川地案僭擅所置邠川護軍蓋仍張氏置
舊戍之蒙遜初并姑臧凶勢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動

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藿掠五千餘戶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日

苕藿戍在永昌衛西舊志云在漢張掖郡番禾縣界

其將屈右進曰

御覽三百二十六引十六

國春秋作窟古

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戶資財盈溢衢路

宜倍道旋師早度峻險蒙遜善於用兵士眾習戰若輕

軍卒至出吾慮表

御覽三百二十六引十六

大敵外逼徙

戶內攻危之道也衛尉伊力延曰

周家祿校勘記曰上有伊力延侯疑脫侯

字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偃檀敗績而還蒙遜進圍樂都偃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爲質蒙遜乃歸久之遣安西紇勃耀兵西境蒙遜侵西平徙戶掠牛馬而還邯川護軍孟愷表鎮南湟河太守文支荒酒愆諫不郵政事偃檀謂伊力延曰今州土傾覆所杖者文支而已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改往修來偃檀乃召文支旣到讓之曰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嗣統不能負荷大業顛隕

如是胡顏視世雖存若隕庶憑子鮮存衛藉文種復吳
 卿之謂也聞卿唯酒是耽荒廢庶事吾年已老卿復若
 斯祖宗之業將誰寄也文支頓首陳謝邯川人衛章等
 謀殺孟愷南啟乞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寬以惠下
 何罪而殺之吾寧違眾而死不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
 誘章等飲酒殺四十餘人愷懼熾磐軍之至馳告文支
 文支遣將軍匹珍赴之熾磐軍到城聞珍將至引歸蒙
 遜又攻樂都二旬不剋而還鎮南文支以湟河降蒙遜
 徙五千餘戶于姑臧蒙遜又來伐儻檀以太尉俱延爲
 質蒙遜乃引還儻檀議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

收上下飢弊南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
今遠征雖剋後患必深不如結盟熾磐通糴濟難慰喻
雜部以廣軍資畜力繕兵相時而動易曰其亡其亡繫
於苞桑惟陛下圖之倂檀曰孤將略地卿無沮眾謂其
太子武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
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彼名微眾
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
失墜倂檀乃率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
餘萬熾磐乘虛來襲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武臺曰
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聚國人於內城肅等率諸晉

人距戰於外如或不捷猶有萬全武臺曰小賊蕞爾旦夕當走卿何慮之過也武臺懼晉人有二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不道人神同憤愷等進則荷恩重遷退顧妻子之累豈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效有何猜邪武臺曰吾豈不知子忠實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旬而城潰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僭檀僭檀謂眾曰今樂都爲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婦女賞軍雖欲歸還無所赴也卿等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不爾歸熾磐便爲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遂引師而西眾

多逃返道鎮北段苟追之

魏書禿髮烏孤傳逃返作離散

苟亦不還於

是將士皆散惟中軍紇勃後軍洛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在焉儻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眾在北者戶垂二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絕汝其西也紇勃洛肱亦與尼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窺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儻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

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
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勒
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筭俾
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
終始不虧者唯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俾檀至西
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之潰也諸城
皆降于熾磐俾檀將尉賢政固守浩盪不下御覽四百
十八引南
涼錄作振武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間
將軍尉賢政
孤城獨守何所爲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爲國家藩屏
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

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昔羅憲待命
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邀一時之榮忘委付之
重竊用恥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武臺手書喻
政政曰汝爲國儲不能盡節而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
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旣而聞儻檀至左南乃降
熾磐以儻檀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爲熾磐所
鳩左右勸儻檀解藥儻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時年
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僞諡景王武臺後亦爲熾磐所殺
儻檀少子保周臘於破羌俱延子覆龍鹿孤孫副周烏
孤孫承鉢皆奔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爲張掖

王覆龍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

案魏封保周諸人爲王公是破羌亦人名惟上文獵於

破羌俱延則破羌似爲地名殊不可解恐有脫文魏書

秃髮烏孤傳云僭檀少子賀源賀傳云賀僭檀之子賜

爵西平侯進號西平公世祖命爲源氏賜名賀封爵正

同源賀殆卽破羌之改名也又御覽五百八十七六百

二均引十六國春秋南涼錄有僭檀子歸又六百引南

涼錄作禮蓋卽一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僭檀

人或誤歸爲禮也

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御覽一百二十六

涼錄曰自烏孤太初元年歲在丁酉至檀薨之歲甲寅

十有八歲按隆安元年丁酉至義熙十年甲寅實十八

年也崔氏不誤載記誤多一年以義熙九年六月九日當爲十日之辨

史臣曰秃髮累葉酋豪擅強邊服控弦玉塞躍馬金山

候滿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銷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烏

孤納苻渾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暲之言建學而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疆國道由人弘抑此之謂偃檀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資摧呂氏筭無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蹤前烈旣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慝自貽其弊地奪於蒙遜勢岬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爲幸也昔宋殤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黷武取殺於乾谿異代同亡其於偃檀見之矣贊曰禿髮弟兄擅雄羣虜開疆河外清氛西土偃檀傑出騰駕時英窮兵黷武喪國殞聲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六